

“和诗以歌”是激活传统文化的创新

这个春节,央视再用一档文化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给观众制造了巨大惊喜,无论是山区教师演唱的《苔》,还是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诗歌唱出来”,让更多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无与伦比的魅力。(2月23日《华商报》)

2月16日至18日,短短三天时间,《经典咏流传》就创下了1.33%的全国网平均收视率,这种结果不仅反映出公众对这种文化形式之喜爱,也开创了文化节目新篇章。

和诗以歌是这个节目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歌曲的形式将诗歌唱出来,这种形式不仅赋予古诗词动听的旋律,让诗词变得直观,也激活了古典诗词,提升着诗词的传唱度和影响力。

诗词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支奇葩,不管是唐代宋词,还是元曲,抑或是现代诗歌,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象征着中华文明。我国诗词浩如烟海,这些诗词表达着不同的思想和情绪,寄托着不同的情怀和胸臆,小小的一首诗词,不仅可以窥见历史发展的轨迹,也能感受到汉语文学之美。可以说,诗词是社会发展和历史演变的“标本”。

诗歌不分家,诗和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诗和歌都追求旋律和韵律之美,但是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诗和歌却各自为政,互不联系,这不仅制约着诗词的传播,也影响着文化的繁荣。如今,这种《经典咏流传》将古典诗词与音乐联系起来,用歌曲的形式演唱诗词,诗与歌融合发展,不仅展现出诗词之美,也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可以视为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创新,符合现代文化需求。

其实,这样的创新并非首次,在过去几年,类似“唱诗词”的音乐作品也不绝于耳,比如,邓丽君的《月满西楼》、王菲的《明月几时有》、费玉清的《春花秋月何时了》等,这些都是根据古典

诗词演绎的音乐作品,也是诗歌融合的典型,这些作品悦耳动听,脍炙人口,流传广泛,不仅是诗词文学上的不朽之作,也是音乐上的经典之作,通过歌唱的方法将古典诗词之美展露无遗,将诗词的意境和作者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无异于锦上添花。

《经典咏流传》也是这样。这种将诗词唱出来的形式,不仅是普及诗词文化的一种方法,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彰显出巨大文化责任。可以很大程度上,激发观众对古典诗词的兴趣,感知传统文化的博大和厚重。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致力于诗词和音乐的融合发展,创作出更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让古典诗词在音乐中绽放魅力,用音乐赋予古典诗词灵魂和生命。

河南省西峡县 刘剑飞

图书也玩“标题党”不可取

《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近日,不少网友看到这样的书名,忍不住发微博吐槽。这些伤感莫名、匪夷所思的词句并非那网络言情小说的书名,恰恰相反,它们的作者分别是胡适、沈从文、鲁迅,是货真价实的名家精品文集。好端端的胡适文集,为何要起“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这么个书名?让经典作品走进当下年轻人,需要如此包装吗?(2月28日《扬子晚报》)

《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看着这些唯美又略带莫名伤感的书名,如果不看作者的话,你一定以为这是网络作家的言情小说,或者是一些女性作家的散文随笔集,然而一看真正的作者,却惊诧莫名又百思不解:胡适、沈从文、鲁迅,这些传统而严肃的文学名家,什么时候走起“小资路线”了?更加要命的是,如果通过网

络购买这些书,或者是虽然在实体店书店购买这些书,但是书已经被封装起来,不能现场打开,你还以为这是这些文学大家以前未曾发表的“新作”,而实际上,这就是一套名家精品文集,只不过换了一个“标题党”书名而已。一些读者可能会因为这些“标题党”书名而被误导:想买名家作品的,看了这样的书名心中难免犯嘀咕而不敢买了;而不想买这些名家作品的,看了书名还以为是自己想要的书,于是买了。

我们从来都不反对图书的包装,设计,相反,设计精美,包装出众的图书,本身令人赏心悦目不说,也会让读者的阅读更加愉悦,甚至更具保存和收藏价值。但是一本图书的质量,终究是靠内容说话的,仅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精美的外表,并不能赢得读者,不能提升自己的口碑。尤其是对于这些名家作品来说,已经经过了时间的选择,读者的检阅,完全没有必要在标题上哗众取宠,弄得标题和内容不伦不类。

而从实际来看,这些伤感、幽怨的书名,并没有赢得多数读者的肯定。比如梁实秋的一本作品集,被出版社拟定了《陌上谁人依旧,固守流年》,有网友质疑“这本书太过脂粉,不合梁老之大师风范。”更多的网友则质疑这些“标题党”书名,“满满的晋江文学城民国言情小说的味儿”“策划人是在QQ空间长大的吗?”

包装应有度,“标题党”不可取,《红楼梦》不会因为青春版的包装而流行,大师散文集也不会因为取了《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这样的名字而赢得更多年轻读者。出版方在书名上故意歪曲,靠“标题党”来博眼球,纵然会忽悠进来几个马虎读者,却让更多真正想要读这本书的人找不到选择方向。

广西桂林市 苑广阔

经典著作包装书名无伤大雅

《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

那段年华)《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近日,不少网友看到这样的书名,忍不住发微博吐槽。这些伤感莫名、匪夷所思的词句并非那网络言情小说的书名,恰恰相反,它们的作者分别是胡适、沈从文、鲁迅,是货真价实的名家精品文集。(2月27日《解放日报》)

这样的事情其实并非眼下才发生,笔者十几年前还在上中学时,当时的语文老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秋瑾传》卖不掉,换成《鉴湖女侠传奇》,销量就会提高。现在出版社给经典著作取一个文艺或“雷人”“奇葩”的书名,对原著以及作者来说,的确是一种不尊重,也让很多喜爱经典著作的读者嗤之以鼻,不太能接受。

但是,在当下年轻人越来越不爱阅读经典著作的现实情况下,从经典著作的推广和市场营销角度说,笔者以为,经典著作包装的书名,即使有点“雷人”“奇葩”,但只要不“三俗”,那就是一件无伤大雅的事情,广大喜爱经典著作的读者不该以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进行过度吐槽和不屑,没有必要嗤之以鼻。

不管是使用经典著作的原书名,还是按照当下流行的网络语言,给经典著作包装上一个“标题党”的“雷人”“奇葩”书名,两者在内容上并没有区别,书还是这本书,只是换了一个书名,仅此而已,并没有伤害到经典著作的内容、内涵。比如,《红楼梦》的原名有很多,包括《石头记》、《金玉缘》等,但不管书名叫什么,书中的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既然我们能够接受《石头记》改名为《红楼梦》,而且现在已经更习惯于《红楼梦》这个名字,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经典著作按照网络语言风格取一个文艺的书名呢?

事实上经典著作经过书名包装之后,迎合了当下年轻读者口味,有助于吸引年轻读者购买、翻看、阅读,这对于很多无人问津的经典著作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拯救。退一步说,即便一些年轻读者只是因为书名图新鲜而上当购买经典著作,买回去之后当成废纸不再阅读,但终究有一些读者会选择慢慢静下心来阅读,

这仍然有利于推动经典著作走进年轻人中间。反之,继续沿用经典著作的原书名,直接让很多年轻人提不起兴趣,根本不会翻开第一页,所谓的经典著作走进年轻人中间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当然,凡是都要有一个度,一本书能否最终赢得读者的喜爱,关键还在于内容,而不是书名。包装经典著作书名本身并无可,但不宜过度。否则,过火、过于网络化的书名,可能会引起读者的不适,会让过度包装的书名伤害到图书的真实价值。

山东省临沂市 张立美

《红楼梦》“无名氏续”是客观的学术态度

春节七天长假刚过,一条“新版《红楼梦》署名‘曹雪芹著 无名氏续’,高鹗只是整理者之一,不再是‘高鹗续’”的消息,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有读者感叹原来我们背了很多年的文学常识有误,红学爱好者则由此引发热烈讨论。其实,许多读者不知道,一个“无名氏续”,更是引出了红学研究界的一个焦点话题。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认为,“‘无名氏续’这样的署名,反映了出版者和校注者的学术观点,并不影响对《红楼梦》续书作者问题的深入研究。”

“《红楼梦》后四十回高鹗续”是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其实,这是胡适的“一家之言”。现在的研究证明,虽然还不能明确谁是续作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高鹗,也不是程伟元,程伟元、高鹗只是其中的整理者,这反映了红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红楼梦》续书作者是不是高鹗,曾经是红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红楼梦》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不只是出版者和校注者的学术观点,也是红学研究中最为客观的学术态度,因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既不能完全认定是曹雪芹所著也不能认定是高鹗续程伟元续或其他人续,署名“无名氏续”是更现实更客观的学术态度。

红学界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人物的命运走向,都是不统一的,甚至是前后矛盾有“狗尾续貂”之说。学术界普遍认为,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所著,或认为经过多数人的不断整理修改,仍没有达到《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学高度,后四十回也署名曹雪芹是不合适的。至于后四十回谁人所著,目前的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并普遍认为高鹗只是整理者之一,不是续作者。既然如此,再署名高鹗续就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合适的。从文学创作的事实看,肯定有续作者,只是以目前的研究和资料不能确定是何人罢了。但肯定有续作者,署名无名氏续,是为了把研究引向深入,因为“无名氏续”不是结论性的肯定。

《红楼梦》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是客观的学术态度。但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王晓辉认为,“现在是把高鹗的问题讲清楚了,并没有将后四十回作者的问题讲清楚,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署名是科学的、合理的。”然而,在笔者看来,署名“无名氏续”并非绝对正确,但署名“无名氏续”比“曹雪芹著”“高鹗续”肯定更科学合理,而且,从目前的研究看署名“无名氏续”是最合适的。

在此,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一是高鹗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红楼梦》的续作者,但《红楼梦》能达到如今的高度,凝聚了高鹗的心血,甚至是不可没;二是二百二十回《红楼梦》未必不是一个作者,笔者认为从作者对人物处理、小说的艺术手法以及行文习惯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能自然衔接的,没有明显的“断裂”或矛盾,看不出是两个作者。至于前八十回优于后四十回,那是因为前八十回传播较广增删修改的人多,后四十回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增删修改的人较少,所以造成了目前的这状况。我们还应该肯定的是,后代的续作很多但没有一本能达到《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度,后四十回是没有前八十回写得好,但是仍可称为优秀之作。

河北省赤城县 张魁兴

杨耕的哲学人生:生命与使命同行

■本报记者 陈香

(上接6版)

中华读书报:您刚才提到“关键问题”,那么,我再提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物”?

杨耕:这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共性;另一方面是新唯物主义的“个性”。

历史唯物主义即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共性,这就是,二者都确认自然的时间先在性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如果马克思否认了这一点,那么,马克思的哲学就不是唯物主义哲学,而是唯心主义哲学。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确又有本质的区别。具体地说,旧唯物主义是脱离现实的、人及其活动,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去考察物质的,是仅仅“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是从“抽象的物质”出发去把握“整个世界”的。

通常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仅仅体现在历史观上。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在我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是双重的不彻底性:一是在历史观上没有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去理解人,陷入“抽象的人”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人”为基础,必然直接踏上唯心主义道路;二是在自然观上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去理解自然,陷入“抽象的自然”之中,以这样一种“抽象的自然”为基础,必然悄悄走向“唯心主义的方向”。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整个旧唯物主义根本不理解“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关系及其深刻的内涵。

与旧唯物主义不同,新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一种超时空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关注的不是“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物质”“原初的物质”,而是现存世界中的自然、

“历史的自然”“社会的物”,并确认“对象、现实、感性”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现存世界的基础。现存世界中的自然是“历史的自然”,物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重要的不是自然的先在性,而是自然的历史性;不是物质的可感觉的实体性,而是物质的超感觉的社会关系的内涵。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之所在,或者说,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名言了,这就是,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并赋予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卢卡奇和葛兰西的观点了。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是一个历史范畴;按照葛兰西的观点,“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主题,成为主题的是如何为了生产而把它社会地历史地组织起来”。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资本论》的哲学意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资本论》本身是一部哲学著作。2011年,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有关资本批判的论文,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理论现象的?

杨耕:《资本论》本身是不是哲学著作,我不敢断定,但《资本论》蕴含并生成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列宁、阿尔都塞都从哲学的视角解读过《资本论》,阿尔都塞的名著就是《读〈资本论〉》。从历史上看,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在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明证。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它所阐述的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与社会存在形式、劳动的具体形式与抽象形式、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与自由个性的关系等理论,它所阐述的物与物和人之间的关系等理论,都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

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

哲学,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即资本批判理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重大的哲学意义。正是在资本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及其秘密,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而存在的秘密,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哲学批判内含并引导着资本批判,资本批判蕴含并生成着哲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经济学即资本批判理论的关联中才能真正显示出来;马克思的经济学即资本批判理论只有在马克思哲学这一概念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而无论是马克思的哲学,还是马克思的经济学,都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而全面的理解。

因此,研读《资本论》的哲学内涵和哲学意义,是一个极具科学价值和哲学意义的工作。这一研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

中华读书报:下一步,您将着重研究什么?

杨耕:将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领域深度耕耘。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基础理论研究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犹如一座宏伟大厦的基石,仿佛一艘远洋巨轮的舵手。同时,我将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进行重新研究、重新阐释。近期着重研究社会存在这一范畴。“社会存在”是马克思首先提出并使用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用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其内涵的哲学制定标志着存在论、本体论的革命性变革。我们要真正“走近”、“走进”马克思,就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存在这一范畴的内涵。

根据我接触到的有限资料,马

克思最早提到社会存在这个字样,是在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在政治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尔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强调人是“类存在物”的同时,又提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提出了“非对象性的存在”与“对象性的存在”。“人的自然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的视角对“人们的存在”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并明确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存在”,马克思首次提出社会存在这一概念,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重申了这一观点,这就是,“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使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资本论》则从商品的双重性出发,从资本批判的视角深入而全面地阐述了“社会存在”,可以说,资本批判本质上是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社会存在论的。所以,卢卡奇认为,在《资本论》中,严格的、精确的、科学的经济学分析开启了对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展望,通过更广泛、更接近现实的成份,最终达到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性。正是以此为基础,卢卡奇本人写下了鸿篇巨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我之所以这么“啰嗦”,是为了说明社会存在这一范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重要性和特殊复杂性,需要我们重新深入而全面研究。绕开“社会存在”,重读马克思只能是无果而终,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沙滩建塔。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您较早并有区别地使用了“马克思的哲学”和

“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我的理解是,您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意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知这样理解是否符合您的本意?

杨耕:的确如此。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的哲学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由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的哲学思想。我之所以这样有区别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是受到列宁思想的启示。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列宁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在《卡尔·马克思》中,列宁提出了‘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我们应当明白列宁的这句话:‘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马克思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哲学,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当然,我们不能奉行“原教旨主义”。对于像社会存在论、历史规律论、认识反映论这样一些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应当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新成果讲出新内容;有些观点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哲学教科书没有涉及或忽视了这些基本观点,如世界历史理论、劳动异化理论、资本批判理论,对于这样一些观点,我们应当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全面阐述;有些观点马克思有所阐述,但又未充分展开、详细论证,但这些观点又高度契合着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重大问题,如“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生产的国际关系”、认识历史的“从后思素法”、对于这样一些观点,我们应以当代实践、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深入研究,充分展开、详细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本观点。我以为,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也必须做的工作。

一见哲学“误”终生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哲学研究和学术生涯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

杨耕:汪永祥、陈先达、陈志良和袁贵仁四位教授。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汪老师的学术引导力引导着我真正走进“哲学门”;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陈老师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我走向哲学的深处;我的挚友陈志良教授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我们应当明白列宁的这句话:“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马克思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哲学,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当然,我们不能奉行“原教旨主义”。对于像社会存在论、历史规律论、认识反映论这样一些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应当结合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新成果讲出新内容;有些观点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哲学教科书没有涉及或忽视了这些基本观点,如世界历史理论、劳动异化理论、资本批判理论,对于这样一些观点,我们应当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全面阐述;有些观点马克思有所阐述,但又未充分展开、详细论证,但这些观点又高度契合着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重大问题,如“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生产的国际关系”、认识历史的“从后思素法”、对于这样一些观点,我们应以当代实践、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深入研究,充分展开、详细论证,使之成熟、完善,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本观点。我以为,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也必须做的工作。

一见哲学“误”终生

中华读书报:通过您的精彩回答,我的确体会到,哲学适合您,您也适合哲学;您选择了哲学,哲学也选择了您。

杨耕:实际上,我当初选择哲学纯属偶然。一个偶然的机遇,也就是一位哲学先行者和我的一次聊天,使我改变了我的高考志向,报考了哲学专业,从而“误入”哲学这片神奇的土地。当我走进这片神奇土地的深处时,我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关注客观规律的概念的王国,而且是一片“承载”人的活动的“多情”的土地,套用一首歌的歌词来形容我与哲学的关系,那就是,“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当我站在这片神奇土地的深处,回望我踏过的路径和耕耘过的田野,并在记忆中“搜索”我的哲学人生时,我发现,哲学对我足够深情!